任继愈《中国佛教史》. 一、阿育王对佛教的支持和佛崇拜的发展



一、阿育王对佛教的支持和佛崇拜的发展

阿育王对<u>佛教</u>的支持,促进了<u>佛教</u>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广泛传播,也为<u>佛教</u>走向世界打开了通道。

传说阿育王即位之初,专横暴戾。他重用酷吏,设置"人间地狱",惩罚天下"罪人"。约公元前261年,他兴师征伐羯陵迦(今奥里萨),遇到顽强的抵抗。战争异常残酷,人民大批死亡,这使他怀疑武力征服的效果,意识到宗教在维持统治上的作用。认为"达磨的征服乃真正之征服","依法胜,是最胜"。于是,战后不久,阿育王改弦更张,开始实施"达磨"(法)治国的方针。他对达磨的解释是:"除邪恶,多善良,发慈悲,乐施舍,重诚实,贵纯洁"。同时规定"戒除杀生"。他的达磨就是给他的臣民规定的一系列道德规范。他告诫官吏,忠于职守,忠于国王,这就是善行,生时能获得宠信和赏赐,死后能升入天界。反之是恶行,生时要受惩罚,死后要下地狱。阿育王就这样把因果报应的教义与统治者的切身利益联系了起来,以维护他的政权。因此,他感兴趣的只是<u>佛教</u>中有利于世俗统治的部分,对于教义中的一切皆苦的厌世思想,涅槃的最高目的,对于思辩性的抽象教理,丝毫没有他关心的迹象。

出于同样理由,阿育王也支持其它宗教。传说他在晚年成了耆那教徒。但赞助<u>佛教</u>可能是主要的。据说他本人即是居士,在国师带领下朝拜过<u>佛教</u>圣地。著名的圣地有四处:佛陀降生地迦毗罗卫,成道地伽耶,初转法轮地婆罗奈斯,涅槃地拘尸那伽。约公元前249年,阿育王朝拜拂陀诞生地,在兰毗尼园留下了石柱铭刻。阿育王还信仰过去四佛,证明当时已有过去诸佛的传说,<u>释迦牟尼</u>只被视作诸佛中的一员。阿育王大规模地供养沙门,最有影响。据说每天只在鸡园寺供养的出家人就上万,当然也包括<u>佛教</u>以外的沙门。阿育王宣传<u>佛教</u>的最得力的方式是广建佛塔。据说经他发现的佛骨分成8万4千份,为之建起同样数目的佛塔。虽然这是一种夸张,但表明当时建塔之风已经盛行。建塔标志着对<u>佛教</u>圣物的崇拜,进入了高潮,对神化佛陀起了推动作用。

"塔",来自梵文,音译"窣堵波"、"塔婆"等,意译"方坟"、"圆塚"、"大聚"、"灵庙"等。传说最早的佛塔是用来安置佛舍利和其他遗物的,有纪念的意思。塔形为半圆土塚,后来造形日趋繁多,大都由基台、覆钵(台上半球形部分)、方箱形祭坛、竿和伞五部分组成。据说还有一种没有舍利安置的塔,叫做制多。对窣堵波或制多的供养崇拜,起源很早。各部派曾围绕这种供养可能获得多少福报,有过分歧。如化地部认为所获果少,法藏部认为获果广大。南方制多部当即是以崇拜制多而得名。建塔之风在印度持续了很长时间,也波及到其它佛教流布的地区和民族,而塔的形式和用途,也更加多样和广泛。随着对佛塔的崇拜,佛塔围栏上出现了各种有关佛陀的雕刻画面,诸如宝塔、菩提树、法轮、足迹、宝座等,以此表征佛陀的存在和活动。一头象表示佛陀降生,一匹马表示佛陀出家,宝座暗示降魔,菩提树暗示成道,轮子象征说法,塔象征涅槃,诸如此类,用实物的形象图解抽象深奥的教理。在这些雕画中,完全没有佛陀本人的整体形象,可能与早期佛教反对偶象崇拜有关。但对培的崇拜恰巧成了通向佛像崇拜的桥梁。像著名的巴尔胡特大塔,就刻有拜佛仪式,是通过诵经、顶礼、膜拜、献花和烧香等佛徒的行为来表达的。对佛陀的神化,正在进一步变成对佛的偶像崇拜。

佛塔和塔的雕刻物的出现,产生了<u>佛教</u>艺术。塔的结构、雕刻物和造型,反映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风貌;弘扬佛陀生平,图解<u>佛教</u>义理,为<u>佛教</u>艺术提供丰富的题材和内容。到巽伽王朝时期,<u>佛教</u>艺术在巴雅、贝德萨、巴尔胡特、桑奇等地,已达到很高的成就。有学者认为,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后的<u>佛教</u>文物中,已有<u>波斯</u>、巴克特里亚等外来艺术的影响成分。早期<u>佛教</u>中的神话尚不发达,主要注重思辩,部分注意道德。但由于<u>佛教</u>艺术的兴起,<u>佛教</u>形象化的传播,更容易为广大的下层群众接受,也有了产生更多的寓言、神话的需要。佛教艺术促进了佛教更广泛的、多元化的发展。



相关资源